

夢與淚的水晶瀑布——關於羅卡的生命與文學

張淑英

台大外文系教授

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七日，就在七月十八日內戰正式爆發後一個月，羅卡隱身友人——詩人羅沙列斯（Luis Rosales）家中，在前任格拉那達「右派自治聯盟」（CEDA）委員盧易茲·阿隆索（Ramón Ruiz Alonso）的舉發下，深夜被法西斯黨人擄走，雖然羅沙列斯表示，取得羅卡人身安全的保證，但是八月十九日卡斯卡赫（Cascajo）上校一句「給他喝咖啡，越多越好」向手下暗示送終的象徵意義，羅卡從此撒手歸西，在阿發卡（Alfacar）和必茲納（Viznar）兩地的橄欖樹林間成為槍下亡魂。八月三十日《阿巴瑟特日報》（*Diario de Albacete*）傳出羅卡已遭暗殺的消息。西班牙內戰是西班牙人民集體的創傷和永難磨滅的記憶，羅卡三十八歲又兩個月的青壯年歲便成為戰爭的祭品，而他俯地魂歸的那塊土地旁邊，是一個喚作「大噴泉」（Fuente Grande）的地方，成了西班牙痛失英才永遠的「淚泉谷」。

今年適值羅卡逝世七十週年，也是內戰爆發七十週年。西語各界在反省戰爭、閱牆禍害之惡當兒，懷念羅卡的心更為悸動飛揚，尤其故鄉格拉那達牛仔泉村更加緬懷這位「吉普賽之子」。人生三十八載就生命而言太短，對一個作家的創作質量而言，夠精彩！羅卡從一九一八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《印象與風景》到一九三六年逝世前朗誦劇作《白納德之屋》¹十八年間共寫出十一本詩集，十四部劇作，以及散文、演說、短篇故事數十篇，文學筆觸濡染著巴洛克的詞藻和當代現代主義美學色彩，融合經典的格律和傳統的安達魯西亞民謠詩風，是一位「詩中有劇、劇中有詩」才華橫溢的作家。西班牙現代詩人及學者包索紐（Carlos Bousoño）畢生鑽研二七年代詩人作品，他認為在那一群屬於西班牙「二七年代」現代詩的八大詩人當中，羅卡是「創作文類最寬廣，寫詩技巧變化最多元、詩的題材最豐富的詩人」。羅卡一九二八年以結合傳統民謠風和象徵主義的《吉普賽故事詩》成名，寫於一九二九年-三〇年的超現實主義詩風和社會關懷的《詩人在紐約》（一九四〇年始於墨西哥出版）更上一層樓；一九三五年的《桑切茲·梅西亞輓歌》也是超現實主義的代表作，之後的《東方農園詩集》和《民謠詩》又回歸傳統風情。然而，讓羅卡的文名臻於顛峰的則是戲劇作品。曾有一則軼事，顯示劇作家羅卡在讀者的認知中更甚於詩人羅卡。畢竟戲劇表演接觸群眾的機會和當下的感動比詩的意境傳達更快速。據說在一場簽名會活動中，有一段羅卡和讀者的對話如下，讀者以為他是另一位詩人，因為只知道羅卡的劇作家身分：

「為什麼要我簽名留念呢？」

「因為您是名詩人！」

「我叫什麼名字呢？」

¹彭鏡禧譯，台北：驚聲文物，1965。白納德(Bernarda)為女主人的名字，阿爾巴(Alba)為其姓氏。白納德或可譯成較屬女性的書寫法，如白娜姐或貝娜姐。

「赫拉多·迪耶哥。」²

羅卡 and 一群學生自組的表演劇團「茅舍」(La Barraca)，一九三一年開始得力政府資源的挹注，讓他的靈感和創作益加發揚。一九三三年阿根廷巡迴表演，締造空前的盛況，也使他成為國際知名作家，之後陸續完成《血婚》，《葉瑪》和《單身女郎羅希姐》。生前最後一部劇作，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二日在一場文友聚會中朗讀的《白納德之屋》，是為羅卡最後的作品，一般咸認是他的戲劇代表作。《血婚》和《白納德之屋》不僅有舞台劇的演出，也有不同的電影版本，長久以來深受讀者觀眾喜愛。

不管是詩還是劇作，都有著羅卡一貫呈現的主題：苦悶與挫敗，也都以濃濃的民風鄉土為背景。在作品中，恆常可以見到重複使用象徵死亡的大自然與動物意象：月亮、水、血、馬、草、風、橄欖、金屬。色彩方面，白、黑、紅、綠、黃、橘等色彩，在作品裡則有從生到死，從土地到宇宙空間的演變隱喻。這些象徵符號出現時，死亡、陰鬱的氛圍也隨之籠罩。在隱喻的使用方面，羅卡深受巴洛克詩人貢果拉(L. de Góngora)風格的影響，但文字雕琢之外，羅卡更傾向抽象觀念的呈現，詩句中時而精簡省略一些字詞，牽引出更多的遐想和可能，例如，《詩人在紐約》；或是劇作裡，許多無法以言語傾訴的壓抑情緒，一幕幕情節間並沒有過多詳細的敘述，讓讀者從人物訴諸極端手段的行徑中去反思。

羅卡眾多作品中最為人熟知的首推安達魯西亞風情瀟灑的《深歌詩集》、《吉普賽故事詩》和劇作《血婚》。《吉普賽故事詩》在中文國度中，有許多不同的譯作精品，詩人痾弦曾提及戴望舒早歲譯許多羅卡詩作，他自己、詩人楊牧、陳黎均為羅卡迷。近來詩人李魁賢也譯了羅卡詩選二十首，以及羅卡勸好友鬥牛士之死的長詩〈桑切茲·梅西亞輓歌〉。陳南好的《吉普賽故事詩》則是最新版的譯作。不同的學術涵養背景，不同的語彙詮釋和時空，我們可以讀出不同的詩意和語境，眾多詩人、學者呈現中文世界裡羅卡詩作意象的萬花筒。

針對「吉普賽」一詞，羅卡在〈關於《吉普賽故事詩》〉散文中有一番說明：

整本詩集，是安達魯西亞的縮影，我之所以稱為「吉普賽」，是因為吉普賽是我的國家裡最崇高、最深沈、最高貴的人民，他們保存著安達魯西亞甚至世界最真實的火焰、鮮血和文字。....安達魯西亞的悲歌是愛的智慧與奧秘的抗衡，一個無法理解的淒楚。

羅卡高難度的書寫，也是讀者高難度的閱讀理解應屬《詩人在紐約》，這個羅卡嘗試以超現實風格呈現城市觀念與意境的詩篇，成為美利堅長久以來推崇羅卡的文學瑰寶。然而，《詩人在紐約》詩集雖有極高評價，卻非讀者能琅琅上口的作品。《詩人在紐約》的語境傾向負面書寫，展現羅卡對紐約這座「失樂園」的批判和質疑：月亮、面具、沙、水、海洋、牛、馬、兒童...皆以悲戚的容顏入詩。有些在《吉普賽故事詩》是正面的符號象徵，在《詩人在紐約》中均成了地獄空間的隱喻。此次羅卡專輯中，有年輕學子林國政大膽嘗試逐譯，或可拋磚引玉，引領大家探索羅卡筆下的紐約。這個現代資本主義象徵的大都會，羅卡在七十七年前早已洞悉透徹。他在〈關

² Gerardo Diego, 1896-1989, 同屬西班牙二七年代詩人。

於《詩人在紐約》中的敘述，有助我們走近他的詩篇的種種意象：

一個旅人在紐約所察覺到的兩個元素是：超人性建築與憤怒的節奏；幾何與苦悶。乍看第一眼的印象，這種節奏似乎是快樂的，但是細心觀察它那社會機制和生活步調，人和機器連結為一，儼然奴隸的痛苦狀態時，我們可以了解到那種悲劇且虛空的苦痛。我想寫有關北美非裔族群的詩，突顯處在不同的世界裡黑人所肩負的痛苦；他們成為白人發明的創造物和所有機器的奴隸...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冷酷、殘忍的華爾街。全球四面八方的金錢財富，像河般流般匯聚到這裡，死亡也隨之而至。沒有任何地方像那裡，人類的靈魂是不存在的...極目所望的人群，我看他們都深受束縛且啞失聲。他們被殘忍的經濟體制所束縛而越趨不前...

被視為經典劇作三部曲的《血婚》，《葉瑪》和《白納德之屋》，均環繞著女性、愛與死的主題。羅卡對戲劇的執著與喜愛曾如此自述：「戲劇是嚴肅的東西...，如果戲劇沒落了，要恢復戲劇的力量必須回歸群眾，群眾是戲劇起源的地方。而且，戲劇是屬於詩人的創作...沒有悲劇意識就沒有戲劇...而群眾最懂得箇中情境和滋味。」以真實社會事件為靈感的《血婚》，描寫結婚前夕新娘與舊情人私奔，原為仇家的兩個男人，為了尊嚴與心上人相殘而亡。《葉瑪》描寫婚後的葉瑪（Yerma 乃荒蕪之意），苦於不孕而懊惱，母性的渴望無法滿足，心中抑鬱糾葛與日俱增，忽而對依從父命下嫁的丈夫有所怨懟，暗自懷念起昔日的戀人，當她知道自己和丈夫都無法生育的事實時，在行將行房那一刻親手將丈夫掐死，她一句「我殺死了自己的孩子」終結了傳統女性無法成為人母的悲劇。《白納德之屋》是一棟女人屋：守寡的母親白納德和五個女兒、八旬的奶奶、兩個女僕同住一個屋簷下，深受保守桎梏壓抑的母親轉而將這股壓力加諸眾多女兒身上，五個女兒有的馴服、有的叛逆。階級制度、道德觀、威權等枷鎖封鎖白納德之屋。叛逆的么女愛德拉違背母親的規範，當她誤以為愛人已遭母親槍殺當兒，折斷家法並自縊身亡以示抗議。羅卡筆下，愛與死彷彿是傳統農業社會下二元對立的必然法則。羅卡細膩的筆觸描寫出女性的悲感和苦悶，當中也凸顯了女性的韌性和執著。這些作品除了安達魯西亞的鄉土人民給他靈感之外，他那細膩的心處處充滿悲憫，多少也反映他自己的人生經驗裡「不可能的愛」的對照記。

羅卡許多童詩，甚至另兩本劇作《群眾》和《就這樣過了五年》被認為隱含強烈的同志情愫，羅卡的同志傾向一直到逝世六十週年後才真正明朗公開。這個傾向，甚至讓人追溯他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八年居住馬德里《學生學苑》，與畫家達利、電影導演布紐爾切磋琢磨的歲月，引人解讀為同志情愫的醞釀期。桑切茲·維達爾(A. Sánchez Vidal)的《布紐爾、羅卡、達利：無盡的謎》一書便探討三人作品中隱含的曖昧關係。然而，鑽研羅卡生平最力的傳記作家吉伯森(I. Gibson)提出羅卡愛戀達利，而達利卻無法回饋同樣的愛情。一九二八年之後，羅卡彷彿四海為家，從紐約到古巴，從古巴到阿根廷，再回到西班牙，生命越到盡頭，創作力越加旺盛。一九三六年，他婉拒哥倫比亞和墨西哥給予政治庇護的好意，從馬德里回到格拉那達，或許是悲劇意識的再度感應，催促著歸根的渴望。

羅卡是西班牙文學的奇葩，是內戰的傷痕，是文友心中風趣睿智的天才。布紐爾說：「羅卡本人就是一部傑作」；聶魯達則說羅卡「天才、風趣、真性情；愉悅的心齊聚其身其作，他是一座

水晶瀑布，是無限繁衍的數大的美。」他在〈羅卡頌〉寫到：

如果能夠在獨居的屋裡恐懼地啜泣
如果能夠挖出我的眼睛將它們吞嚥
爲了你那發自憂鬱橘園的聲音，我可以這麼做
爲了你那發出吶喊的詩句篇篇，我可以這麼做...

同屬於二七年代詩人的好友，達馬索·阿隆索(Dámaso Alonso，曾任皇家語言學院院長十五年) 一九四〇年寫了一首〈淚泉谷〉紀念羅卡：

.....

偌大的噴泉，你哭吧！
唉！淚泉谷！
你們將永遠是鹹水的大海
唉！阿發卡的田野，必茲納的土地

這淚泉谷彷彿應驗羅卡寫於一九一九年的少作〈夢〉的詩句：「我的心安息在冷泉旁...我的心在冷泉旁翻滾...」，但是，他末期的詩作，或許更可以展現他的夢想和慰藉世人的懷念之情。

我想沈睡片刻
片刻、一分鐘、一世紀
但我要世人知道我並沒有死...
(*Diván del Tamarit* 《東方農園詩集》)